

紅色巨塔

一

透過記憶看另一端的事物，有些地方會被放大，有些地方則看不清。

中學時候每天上下課都經過一棟磚紅色大樓，可能因為每次看到它都是清晨或深夜，因此大樓一直以來就覆以各種曖昧的光澤儲存在我記憶中。它那飾有圖騰的巨柱，和陰雨時沒入雲層的頂端，總讓我覺得那大樓是某種神秘的廟堂，是祭祀什麼的高塔，和四周其他的建築物有著決定性的差異，具有不可侵犯感。遠遠望著那大門，暗想著要是誤闖進去一定給惡狠狠地趕出來，像罪犯一般。

因為太過冒犯，冒犯到會被什麼東西懲罰。

隨著年齡的增長，那段日子裡對它建構的無聊幻想，在越過某個界線後便煙消雲散。

天兆國際商業中心是一棟六十六層高的辦公大樓。它的確比周遭的樓房都要來得雄偉壯觀，站在它下面往上看，不論什麼天氣都一樣會有壓迫感，但那只是一棟辦公大樓。如果說這大樓真有可能是某種廟堂，我想裡面供奉的該是財神吧。

直到我收到錄取通知之前，我都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走進這個地方，更別說是在這裡上班。家人對於我能夠進入這家公司上班都感到非常高興。這年頭景氣不佳，工作難找，天兆集團卻歷經

兩次經濟大衰退，始終保持屹立不搖，業績一年好過一年，員工一年多過一年。雖然我覺得傳統家族企業缺乏挑戰性，但收到錄取通知的那一刻，我仍感到受寵若驚。畢竟天兆集團隨便一個職缺都有上千人搶著要，更何況還是在總部上班。

當然我也聽說過負面的風評。

網路上流傳說這是一家對員工極度壓榨的公司，對此我倒一點也不意外。加班總好過沒有班可以上，尤其是經過長達兩年的失業之後，就算公司要吸我的血也沒關係。也許有一天我會換個更富有理想色彩的工作，但在這之前，不論在這家公司上班要拜財神、拜鈔票還是拜吸血鬼都沒關係，我只想要在工作上先安定下來。

二

「這棟大樓是天兆集團的精神象徵，也是當代經濟發展的見證。」我的主管昌哥對我說：「六十年前，創辦人高遠先生創立了天兆貨運行，只有幾輛小貨車，一年多之後，他死於一場車禍，他的獨子高天兆先生，也就是現在的董事長，他繼承了貨運行，當時才二十六歲，但是他靠著非凡的經營才能，在往後的幾十年之中，創造了可以說是亞洲奇蹟的天兆集團，就連股市大崩盤那年，我們全年營收仍然保持繼續成長。」

他叫做戴世昌，看起來大約四十多歲，不高，略胖，皮膚粗黑。深藍色的制服西裝稍微過長，頭髮上了髮油，很整齊地分線梳好；他臉上的紋路很深，眼睛小小的都陷到那紋路裡面去了，透過厚重的眼

鏡鏡片，使人看不出他的視線落在什麼地方。

「叫我昌哥就好了，大家都叫我昌哥。」他說。聲音沉沉軟軟的像紅豆沙，和他橘皮般的臉感覺很不搭調。

報到那天昌哥對我說了這公司的豐功偉業，還說這大樓的設計是參考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王所建造的一座神殿；我想起以前可能因為太過無聊而加諸這棟建築物的想像，不過我什麼也沒說，只是聽著昌哥像是導遊一般地介紹完公司的種種偉大之處。

然後他說明了工作的內容和日常作息，帶我在企劃中心所在的十一樓繞了一圈，給了我一些資料，再帶我去我的位置，並且向同部門的同事介紹了我，向我介紹了同事，同事又向我介紹他們自己，和他們一一握手，就這樣開始了我上班的第一天。

我上班的地方位於十一樓，就像一般的辦公室一樣，每人一個小小的隔間，一台電腦，一隻電話，一些文具，隔間以外是無數的門，許多會議室和主管室。當然也有茶水間、機房以及一些儲藏空間等等，和大樓外觀比起來，裡面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只不過可能因為是老公司的關係，也許其中的空間經過不同時期的需要而多次改建，這裡轉角夾一間小儲藏室，那裡又在被門擋住的位置隔了間小會議室，使得動線不太流暢，而且像迷宮一樣繞來繞去的。昌哥介紹完一圈之後，我連廁所在哪裡都不太確定。

「抽煙嗎？」叫做阿光的同事問我。他有某種典型的活躍於辦公室的笑容，主管需要鼓舞人心或是表示一切都沒問題的時候，就會叫他站出來笑一個給大家的那種。

「好啊，我還搞不清楚哪裡可以抽煙呢。」

「一起去吧，這裡跟迷宮一樣，我剛來的時候連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不過位置找不到就算了，有

兩個地方一定要知道，就是廁所和吸煙室。」

吸煙室其實和其他會議室沒有兩樣，也是密閉式空間，有著會議桌和辦公椅，不過有排煙裝置。

「千萬不要隨便開窗。」阿光說：「樓高風大，會出什麼事沒人知道。」

「會怕煙味就不抽煙了。」我說，點起一根煙。

「那可不一定。你知道珮君嗎？短頭髮染得黃黃的，妝化得很濃那個。」

「坐在我前面的那個？」

「對，就是她。每次進來抽個半根煙就跟逃命一樣急著離開。」他笑著說：「幸好你不會。我們這個部門其他人都不抽煙，珮君在這裡又待不了一分鐘，之前總是我一個人坐在這裡，以後總算有人可以聊聊了。」

「其他部門也沒有人抽煙嗎？」我們這層樓還有好幾個單位。

「有啊，不過還不是很熟，我比你早來半個月而已，對了，你唸什麼的？」

「我是唸商的。」

「那寫企劃案多少也算是學以致用嘛，你猜我唸什麼的？景觀藝術！」他比劃著誇張的手勢說：「這個城市已經連房子都沒地方蓋了，哪裡還有什麼景觀可以搞藝術？」

「其實學校教的東西除了當老師之外，能用上的也不多，現在哪裡還有誰是學以致用的？」

「說的也是，你知道嗎？昌哥是歷史系的，坐我旁邊的山哥學的是圖書管理，珮君好像是學什麼……好像是觀光吧，都一樣啦！對了，這公司有個傳說，有沒有興趣聽？」

我不置可否，他繼續說。

「這棟大樓裡面有成千上萬的感應器可以辨認你身上的磁卡，保全系統知道每一個人的位置。它知道每個人一天去上幾次廁所抽幾次煙，有幾分鐘待在你的位置上，而且只要有門都需要磁卡才能開，所以我們也不能不隨身攜帶磁卡。」

「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嗎？有好幾萬人在這裡上班吧？」我點起第二根煙。

「只是個傳說囉！」他掏出口袋裡的磁卡說：「你如果擔心的話，下次抽煙可以把卡留在位置上，我來替你開門。」

三

加班的時候，阿光抽煙抽得更兇，而我們每天都加班，差別只在於加班到多晚而已。

幾個禮拜下來，我跟阿光已經在吸煙室裡混熟了，另外也認識了幾個其他部門的老煙槍，關於公司的各種傳說就是在這裡交流的。

有些傳說可能是真的，比如說大樓保全系統監視著所有人的行蹤。這裡凡事管制，從門禁到制服，以至於每天早上集合做早操開早會，主管開口閉口不是紀律就是忠誠等等，都說明了公司在管理上的態度。哪天真的因為上太多次廁所而影響考績，我也不會覺得太奇怪。

但是似是而非的傳聞更多。

有人說這大樓五十層以上都只有大老闖高爺能進去，裡面是他多年來建立的，有如法老王的宮殿般的私人豪宅。高爺晚年很少出現在公開場合，公司裡也很少有人見過他，這是因為他隱居在這棟大樓上

面修練密宗，已經不過問公司事務。

有人說大樓的頂樓因為高爺一直覺得式樣不夠完美，所以幾十年來一直在改建，而且越改越高，所以這棟大樓實際上的高度已經比當年多出好幾公尺。

有人說當年大樓動工的時候死了好幾個工人，後來從西藏運來了一塊鎮山石放在地下室的最下面一層，並且把整層封死，所以今天的最下面層其實還有一層。如果半夜到下面去，會聽見下面有工人在釘模板的聲音。

還有人說天兆集團之所以穩若泰山，是因為這棟大樓的關係。大樓其實是一座方尖碑。老闆相信某種神祕學，而且似乎真的有用，自從大樓完工之後，公司的股票從未跌過，投資什麼賺什麼，說是有如神助半點不誇張。

最新的一個傳說是，午夜十二點以後用耳機聽公司內部廣播，會聽到自己在這家公司未來的前途，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聽得到，聽得到的都是將有大起大落之人，要是沒什麼變化，就只會聽到普通的音樂廣播而已。

「你聽過嗎？」我問教育訓練中心的家俊，他跟阿光一樣都只比我早幾個禮拜進公司。

「沒。」他搖搖頭：「嚇都嚇死了，哪裡敢天黑以後聽！」

「那是誰告訴你的？」阿光問他。

「前幾天安仔說的。」

廣播是公司內部自製的，每個桌上都有個耳機插孔，隨時都有音樂可聽。每天的節目是八個小時，一天播三次，所以晚上的內容和白天是完全一樣的。公司規定每天早上在開始做早操前要固定收聽，其

他時間如果想聽音樂也可以隨時聽。

如果我們聽別的音樂則會被主管告誡那會影響工作效率，公司提供的廣播則是特別設計給員工的心靈調養配方。

剛開始的時候我很好奇地聽過幾次，都是一些輕音樂，有時則會偶爾穿插一兩句格言，不過我常常聽不清楚到底在說些什麼，語音總是輕得像呼吸一般。我不覺得那真的有用，而且內容又很無聊，後來除了規定時間外我便沒有多聽。

家俊說了那故事當天我就因為趕一個案子而必須加班到半夜。八點多的時候，我撐不住趴在桌上睡了一陣，起來之後繼續工作，寫著寫著不覺就過了午夜。

原本忙著也沒特別想到什麼，然而一旦發現時間過了十二點之後，就開始覺得桌角那個耳機插孔十分惹眼，好像會說話似的，越不看它越沒辦法不去想，文案也寫不下去，只好一再地往吸煙室跑，往自己的肺裡猛吞煙，告訴自己那只是個覺得上班太枯燥的傢伙編出來嚇人的故事，可是不管怎麼樣，心裡還是覺得發毛。

這麼折騰到了快三點，總算是勉強寫完了，發現阿光還在位子上，而且一個晚上竟然沒見他抽煙，我走過去想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麼那麼專心，沒想到卻見到一個令我頭皮發麻的景象……他背對著我，耳機塞在耳朵裡，音源線就插在桌上那個耳機孔，人對著電腦螢幕一動也不動地坐著。

戴耳機聽音樂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是我自己嚇自己這麼過了一晚上，忽然見到這一幕，頓時從頭頂麻到腳底，倒抽了口冷氣叫了出來，不過阿光沒聽到，仍是不動，我忽然怕了起來，也不敢叫他，就這麼匆匆地回家去了。

為了專心工作，我擺了排書把桌上的耳機孔擋住，早上則盡可能準時在要做早操前一分鐘進辦公室，打完卡後先到位置上開機，然後去上個廁所，早操前就沒有多餘的時間的聽那個廣播。不過我並沒有從此就忘了這件事，反而在那之後，開始注意到其他同事習慣聽那個廣播的人還真不少。

那晚之後，阿光幾乎天天都戴著耳機聽一整天，連抽煙的次數似乎都減少了。有一天在吸煙室裡他拿出一包皺巴巴的煙來，我好奇地問他那包煙在口袋裡放了多少了，他竟然說他想不起來了。

「應該超過一個禮拜了吧？」阿光說。

「你在戒煙嗎？」我問他。

「倒也沒有。一方面是最近太忙了，常常一坐下去就忘了要抽煙，一方面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不是那麼想抽。我想，說不定那個廣播還真有什麼療效。」

我心頭一驚，不過也同時起了疑問，忍不住試探著問：「你是不是在半夜十二點過後聽過那個廣播？」
「什麼？」

「那個傳說啊，十二點過後會聽到廣播預告你的未來！」

「那個啊！哈哈……」他大笑：「你真的相信啊？」

「呵呵……」我尷尬地笑，覺得自己做了很幼稚的事，不過倒也真的鬆了口氣。

「說真的，我的確是在半夜聽過那個廣播，還常常聽，但是沒有什麼預言啦，只是聽音樂而已。」

他解釋著說：「我剛剛的意思是，公司不是說那廣播有那個什麼波，對頭腦有好處，還可以幫助心靈成長什麼的嗎？我想搞不好是因為我最近常常聽，所以工作起來，好像真的特別容易集中注意力，因此煙癮也降低了一些吧。」

「真的會有這種效果嗎？」我感到懷疑。

「也許。」他聳聳肩，把那包煙又塞回口袋：「以前好像有看過新聞報導過這一類的事。」

也許阿光真的得到什麼心靈上的幫助也說不定，除了煙癮小了，精神也真的越來越好。他常常加班到超過十二點，卻看不出疲累的樣子。

我也試著上班時戴上耳機聽那廣播，然而那所謂的療效，或許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用的。我聽了一陣子卻不覺得有什麼影響，倒是阿光不只工作一天比一天起勁，還很快地升了官，調了部門，並且搬進了主管辦公室。

他搬到高我一層的辦公室去，隔了幾天我在電梯裡遇著他，問他要不要抽根煙，他說了好。本來想問候他新的工作環境可好，但他一根煙抽了半根，話也沒說幾句，就說手頭正忙而離開了，那以後我便很少遇到他。

五

一天夜裡我加完班回家，屋裡漆黑，我連燈也懶得開，摸著進了房，累得不想多走一步，臉都沒洗一把就想趕緊睡覺。然而翻來覆去躺了大半夜卻總是沒有真正睡著。在睡著與沒睡著之間有一個停戰協

議區，要算睡著也可以，算醒著也可以的那個地方，我就一直停留在那裡，好像忘記了接下來要去哪裡似的，於是我乾脆起床洗澡。

洗完澡之後，我覺得至少在理論上應該可以回到床上去好好睡一覺了，我也這樣做了，但是效果仍然很差，最後只好放棄，到客廳把燈打開來看報紙和抽煙。報紙看得差不多之後就打開電視來看。不知不覺天也亮了，然後我總算在忘記了睡覺這回事之後，在沙發上睡著了。

是不是真的睡了，我自己並不是非常肯定，不過當我查覺到電視被關掉而張開眼睛時，我是躺在沙發上的。

母親眯著眼睛看著我。

「你怎麼又睡在這裡啦？」

「嗯……睡不太著。」我說。不算清醒，也不算不清醒。

「你最近瘦了好多，工作還好吧？每天加班到那麼晚，你累過了頭了啦！」
她擔心地看著我。

「我最近常常睡在這裡嗎？」

她眼裡的擔心增添了幾分疑惑。

「你已經這個月一半的時間都睡在這裡，怎麼啦你？」

我搖搖頭。

滿腦袋都是文案、企劃案，搖起來像一大鍋難喝的濃湯。

「你請幾天假休息一下吧，好不容易找到份好工作，得往長遠打算，拼一時拼壞了身體可不行啊。」

母親說。

「我知道，等我手上東西趕完吧。」

「你最近都變了個人。回家也不說話，放假也加班到半夜，人瘦得沒個人樣！我們都很高興你找到不錯的工作，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啊……」

看看牆上的掛鐘，時間也差不多了，我起身洗了臉、刷了牙，換了衣服準備去上班。母親跟進跟出地說著要我休息，要我多注意身體，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那像是某種節奏的鼓聲，不輕不重地咚咚作響。伴奏似的。咚咚咚。

其實不是趕完不趕完的問題。我知道不只是這樣。

轉眼間上班就快一年，部門裡的同事全都升遷了，就連過去一起在吸煙室裡常常抽煙聊天的幾個也都升了職。除了昌哥以外，部門裡全都是新人。

對於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我感到莫名的恐慌，這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工作量往上增加。即使寫完了還是不夠，我還想做更多；做了也不夠，我還想多修改幾次；怎麼改都覺得不夠，我渴望能夠被發現、能夠有人發現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在工作中。隨便升職或加薪或給我一個什麼表揚都可以，我對於什麼動靜都沒有的情況越來越難以忍受。

另一方面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做得太差？也許我根本不適合這份工作？或是乾脆認命地做個小職員，比起滿街的失業人口，單是能有份固定薪水就已經不知羨煞多少人，我又何苦爭著一年半載之內非要得到升遷不可？

然而每當我這樣想時，就像遭到譴責一般頭疼起來，好像腦袋裡生命的重量正在流失。我得用耳機

把腦袋塞起來，才能把自己和外界隔絕，強迫自己專心回到工作。

六

「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一個颱風天而沒有放假的午後，昌哥忽然找我進去。

「昌哥。」我小聲地說。

「坐。」他也小聲地說。

他低著頭看桌上的文件，我看著他的手和他的頭髮，看著他懸著的眼鏡；剛來的時候我對這個主管並不怎麼重視，或著說他給人一種不需要太重視他的感覺，並不是鄙視或是會想去嘲弄他，而是單純的不需要太重視。然而此時我卻發現我不可思議地在乎著他的一舉一動，期待著他抬起頭來將會對我說話的內容，甚至期待著他不要抬起頭來。

但他終究還是抬起頭來了。

「最近還好吧？」他輕聲地問，溫柔的像對待剛摔了跤爬起來，即將就要哭出來的小女孩一樣。

窗外的雨一陣陣惡狠地撲向深色的玻璃，我忽然有一種錯覺，以為外面那獸一般的暴雨才是對我說話的東西，坐在我面前的溫吞的男人是遠處的風景。

「還好。」我說著標準答案。

他點點頭，想了一會兒，又說：「最近公司要辦健康檢查，你身體還好吧？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沒有，最近挺忙挺累的，不過不影響工作。」我說的還是標準答案。

「喔，那就好。」

說完他頭又低了下去，隔了快一分鐘才抬起來說：「抽煙嗎？」

「喔，好。」

我從口袋掏出一包煙，當我看到那包煙時，忽然感覺到一陣異樣。

那煙紙盒每一個角都磨損了，還破出了口，整個包裝都變了型。我打開來發現裡面還幾乎是滿的，但是一根根都被壓扁了。

那是我常抽的牌子沒錯，但是眼前的這包煙，我卻覺得陌生得像搬家時從廚櫃後面掃出來的小時候遺失的玩具一樣。

「抽我的吧，平常沒別人會進來這裡，隨便抽沒關係。」昌哥點起了煙，然後遞給我一根說：「我坐在這個位置了好多年了，我想我還會再坐很多年吧。」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昌哥忽然說了他沒說過的話，我找不到對應的標準答案。

「你最近晚上大概都加班到幾點？」他問。

「這個……不一定，有時候十二點左右，有時候也會到兩、三點。」

「嗯……辛苦了。」

「不，應該的。」我總算又找到該回答的對話了。

又是一陣沉默。雨水像快速播放的影片中的海浪擊打著窗戶。

「你最近有沒有……有沒有……」昌哥欲言又止：「有沒有遇到什麼不尋常的事？」

「沒有哇？什麼不尋常的事？」我問。

「算了，沒有。哪裡有什麼不尋常的事呢？看多了就一樣了，算了。」他看著手裡的煙，像是在對煙屁股說話。

「多謝昌哥的關心。」我試著答腔。

「嗯……我也只能問問，自己的事，還是……」他搖搖頭，嘆著氣，又遞了根煙過來。我接過煙來點著，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確認著煙的味道。嘴裡刺刺的。

「你來多久了？有一年沒有？」昌哥問我。

「就快了。」

他又是點點頭，又是低著頭慢慢吸煙，花很長的時間在考慮著某件和我有關的事。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我感覺得出來那和我有關係。

我會被開除嗎？

這樣的念頭一閃而過，最近再怎麼加班似乎都難以突破某個瓶頸，卡死在那裡。我忽然發覺我是在等著宣判。

起先的一瞬間，我覺得有一點恍惚，像是有個見了就會使自己心情好起來的傢伙躲在角落裡叫我的名字；然而就在我嘗試著要辨認那個聲音的時候，心裡卻猛然一緊，整個胸腔都受到重擊般一陣劇痛。我下意識地揪住自己衣襟，才發現那不是真的具體的疼痛，而是抽象的，或者說情緒上的。

然後我的身體就像被注入黑色的油膏一般，被一種絕望與悲傷給填充了起來。

「你在這裡的日子或許會比很多人都要久……」

昌哥中斷了我在流沙中沉沒的情緒，緩緩地吐出了這句話，聽起半是感慨半是惋惜。

「昌哥，我不懂您的意思……」我在他的話中摸索著。

「我是說，怎麼說呢？就算你有緣份吧，你可能會在這個部門繼續待上好一陣子。別看這個職務層級不是多高，耐心地多做一陣子，可能反而是好事，不要太那個了！」他說。

「哪個？」

「不要太拼命了，聽我說……」他忽然走到我旁邊，在我耳邊小聲地說：「十二點以後，能走就別留下！」

「喔……謝謝昌哥……」

他食指抵著唇，作勢要我噤聲，然而我卻被他連著幾句沒頭沒腦的話給弄得糊里糊塗。聽起來他像是要我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太過在意升遷，但是他的態度又像是在說別的什麼事。

「我不好說太多，最重要的還是靠你自己。」他回到自己位置上，又點起新的一根煙。

「我知道，我會注意身體狀況的。不過昌哥您別誤會，我不是嫌這工作有什麼不好，我只是看大家都這麼努力，希望自己能夠多盡一分……」

「好了，好了，別說了，要說也別對我說。」昌哥不停地搖著手：「對我說什麼都沒用的，什麼也別對我說，沒用的……」

健康檢查的報告出來了，原本我以為這一年來持續加班的結果，多少會影響健康狀況，沒想到檢查的結果竟然一切正常。只有體重輕了不少，但是也還在標準範圍內。

良好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心情變得比較好。手邊幾個案子寫了又寫就是覺得不滿意，而且去年比我晚兩個月進公司的 Maggie 調到隔壁的部門當主管，掛的是已經是經理頭銜。她辦公室就在我後面，每天走進走出一派輕鬆的樣子跟我打招呼，讓我倍感壓力沉重。

昌哥的一番話，我總算想明白了。

他在這裡雖然佔了個小主管的缺，但是多半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實際上的獎懲考績也輪不到他管。也許有什麼原因使他永遠升遷不了，但是公司也不打算收回他的飯碗，就讓他在這裡當個萬年主任。

那天他可能是在暗示我，這個部門過去一年來只有我沒半點功賞，八成是我方法不對。光是加班做更多的工作是沒有用的，上面一定有人在看我別的表现，所以我就算拼了老命加班也沒有用。

雖然知道了這麼回事，但是我仍然無法不加班。工作份量本來就不輕之外，我每天要是不加班到深夜，就算離開辦公室也無法不去想那些文案。睡也睡不着，還煩躁得發慌，有時甚至一出大樓見了滿街的車和人就頭昏，得回到自己位置上坐著才安得下心。

就連什麼也寫不出來的時候，我也是整夜枯坐。

體檢報告出來那晚，Maggie 從她房間裡拿了罐可樂來給我。

「加班？」她對我笑著說。

我點點頭，看著她。

去年她剛來，也是和我一樣瘦了好一圈，現在更瘦，但半年不見，氣色似乎比以往好些。

「看你很累的樣子，休息一下吧，過來聊聊？」

她找我去她辦公室，我看了看其他加班的同事，看得見的幾乎都戴著耳機專心地工作中，沒有人注意到我。

像是要做什麼壞事似的，我跟著她進了她的辦公室。

她的辦公室和昌哥的完全不一樣。昌哥的辦公室不大，裡面全都是舊的辦公桌椅和廉價的組合櫃，塑膠盆景的葉子上積了灰，充當煙灰缸的茶葉罐裡塞了半滿的煙蒂，角落裡還堆著幾台不知道哪一年淘汰下來的舊電腦和印表機，成堆發黃的公文排滿牆角，也不知是不是廢紙；Margie的則像是不同的公司主管的辦公室。新的紅色牛皮沙發、新的冰箱、電視，像是出自設計師手筆的桌椅、牆上還掛著兩公尺寬的電影海報。整個面積大約是昌哥的辦公室的三倍。

「跟你說一件好玩的事。」她眨了眨眼，然後攤手示意要我看她的辦公室。

「妳說……辦公室嗎？很、很不錯啊，什麼時候升經理的，恭喜妳啊！」

我想著該說什麼話才得體。

印象中她是個對什麼事都很好奇，老是問個不停的女孩子。比我年輕兩、三歲，剛來的時候看起來像個大學生，現在模樣變得不同，挺有主管的架勢，也多添了幾分吸引人的魅力。

我盡量不去想像她是因為變得既勢利又虛榮，而特別找我這個升不了職的舊同事進來，向我炫耀她過去這一年得來的戰利品。

「妳要給我看什麼？」我試著問問看。

「你看看這個房間，有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她退開一步好讓我看得更仔細一點。

情。

「奇怪的地方？嗯……這組沙發如果往後靠一點……嗯……」

「不是那種事情啦！」她在我面前揮著手……看清楚一點，我是說這個房間，整個房間。」

「房間……」我想不出來她在說什麼。

「哎呀，你怎麼變鈍了呢？你以前不是這樣的啊！」

「可能是最近都在想文案，對工作以外的事常常會覺得腦筋轉不過來吧。」我對她做了個無奈的表

「好吧。」她聳聳肩，肩膀喀啦一響……「那麼，我問你，你一直都坐在同一個位置對嗎？」

「對啊。」我點頭。

「你上個月有沒有請假？」

「沒有。」我搖頭。

「上上個月呢？」她追問。

「我一直都沒有請假，而且連假日通常也都會來加班。」我說

「晚上呢？」

「很少在十二點以前回家。」我照實回答。

「那你有沒有看過有人來裝潢這間辦公室？」

「裝潢？」

這一下問傻了我，我的確從未見過有人來裝潢或搬進新的傢俱，難道是我沒注意到嗎？

「沒有對不對？嗯……我猜中了，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印象中以前這一間是做什麼用的？」

以前這個房間是做什麼用的？是空房間嗎？會議室？還是別的主管的辦公室？以前有這麼大嗎？

「我不確定耶，我很久沒注意到空的會議室或是別的主管辦公室了……」

「不，不是空的，這一間，原本是吸、煙、室！」她看著我，斬釘截鐵地說。

「吸煙室？不是吧？吸煙室應該在隔壁啊！」我反駁她。

「去隔壁看看吧。」

我們繞到隔壁去，那間果然是吸煙室，不過她觀察了一會兒之後說：「這應該不是原來的那間。」

「妳確定嗎？」

「你看！」她指著房間盡頭的門說：「以前沒有這扇門吧。」

「咦？真的沒有嗎？」我開始感到懷疑。

她走過去推開那扇門，裡面是一間十分狹小的茶水間。

「以前這裡沒有茶水間的吧？」

應該是沒有，不過忽然要去分別，又覺得也有可能其實一直都存在著，只是從未注意到。

「我不太確定。」

「其實我注意到一陣子了，不是只有這裡奇怪而已，上個月我就發現十七樓好像多了一間會議。最近我問了很多，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發現這種怪事。」

她對著空無一人的吸煙室張望了一下，然後招手要我過去。

「我猜我發現一個秘密了……」她貼著我的耳朵低聲地說：「我猜想，這棟大樓，會長大！」

「會什麼？」

「噓！」她要我壓低音量。

「這裡有沒有別人。」雖然這樣說，但我還是把聲音壓得很低。

「哎呀，這你不懂啦！告訴你，我想這棟大樓可能會自己長出新的房間來，半夜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就像長牙齒一樣！」她說。

「少胡扯了，再說牙齒也不是半夜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偷偷長出來的！」

「不信就算了。」她白了我一眼：「這棟大樓神奇的地方還多著呢！」

八

Maggie搬過來以後，我們晚上加班時偶爾會聊天。她很喜歡說些古怪的幻想，除了大樓會自己長出房間來之外，還說每天這麼多人在這裡面上班，可能長期透過某種方式提供養份給大樓，所以大樓才會不斷成長；又說大老闆高爺說不定很久以前就死在這棟大樓裡，因為魂魄和大樓結合在一起了，因此我們每個人在裡面做什麼，老闆用聽的就知道了。

我沒有深究她說的故事或猜測有幾分真幾分假，不過至少有件事真的挺奇怪，就是她的工作。我發現她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做，甚至也不太打電話，也沒有看到有什麼人來找她，或是她去開什麼會，整天看不出來她到底在做什麼。更奇怪的是，她也和大家一樣天天加班到深夜。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了她的工作，當然是用比較迂迴的方式。她倒是直接了當地說：「我沒有什麼事要做的。」

「什麼都沒有嗎？」

「也不是啦。簽簽公文、發幾封 e-mail，沒有多少事。」她聳聳肩說：「你想問我為什麼沒事還要天天在公司待到半夜是嗎？」

「這個……」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雖然沒開口，但是我的確是這樣想。

「我只是覺得待在這裡比較舒適自在而已。」她說起來好像只是在解釋她為什麼特別喜歡某個牌子的礦泉水。

不過我完全了解她所說的話。

自從她搬過來以後，我晚上加班的時候就不是那麼完全地投入在工作中了。剛開始是因為她會來找我聊天，有時候一個晚上也沒做什麼事就聊到半夜兩點；後來發現其實真的可以不用做那麼多工作，我反而變得比較輕鬆，但是我仍然保持平均在半夜十二點左右下班的習慣。偶爾提早離開，我反而會覺得所有事都不對勁。

有時候連外出吃個飯都會覺得莫名地頭昏腦脹起來，不過只要回到大樓裡面就好了。

所以當她這樣說的時候我完全了解那是什麼意思。留下來加班其實是為了自己好，就算不加班，只要人在這裡就好。

只要人在這裡就有一種正確感。

聊了一會兒，我們肚子餓了，兩個人都不想回家，於是決定到樓下最近的便利商店去買泡麵回來吃。我才剛按了電梯按鈕，電梯門就開了，兩個人急忙進了電梯才發現坐錯了方向，電梯是往上的。

「大概樓上也有人下去買東西吃吧。」我說。這是常有的事。

「嗯，等下換一部搭吧。」她按了高一層的按鈕，不過燈沒有亮，她又試了再上面幾層的，卻都沒有反應。

「怎麼了？」我問。

「按鈕好像有問題耶。等一下跟樓上的人一起下來好了。」她又隨手按了幾下，但是都沒有反應。

「不會吧，電梯壞了嗎？」

她聳聳肩，肩膀咯咯作響著，臉上的表情好像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實在佩服她的粗線條，要是電梯故障打不開的話，現在可是半夜十二點，就算按了警鈴恐怕也得在這裡卡上大半夜才會有人來救我們。

我試著按了每一層的按鈕，但是沒有一個會亮的。

而電梯一直緩緩地往上升，已經到了三十幾層，中途沒有停過。

「這部電梯應該只通往二十層以下的啊？」

我感到奇怪，或許顯示的數字也壞了？不過我確實感覺到電梯還在上升。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傳說，半夜十二點聽公司廣播的話，會聽到你的未來？」

她忽然改變了話題，我轉頭看她，她低著頭看著地板。我猜想她這時心裡和我一樣，多少也開始擔心了起來，所以趕緊想別的話題來分散注意力。

「我記得啊，怎麼？有人聽過嗎？」我伸手過去輕輕扶著她的肩，她沒有拒絕，只是繼續說著廣播的事。

「沒有，不過我常常半夜聽。我想，那個傳說有錯誤，其實你不會真的聽到廣播裡面說你的未來會

怎麼樣。」她說。

「那麼妳覺得應該是怎麼回事？」我試著去握她的手，她仍然沒有拒絕的意思。

「其實那是一種通知。」她說。

「什麼通知？」電梯已經到五十層了。

「就是通知你去做某些事，不過你其實不會聽到。那個通知會藏在一般的音樂裡，可能像是催眠的暗示一樣，會叫你去加班、叫你去討好某個人，然後你就會得到升遷。應該是這樣的吧。」她解釋著。

「嗯，聽起來還滿合理的。」

「而且，有時候也會叫你去做一些奇怪的事喔！感覺上跟升遷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其實是有關係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什麼奇怪的事呢？」我順著她的話問。

她抬起了頭看著我，笑著說：「搭電梯啊！」

「噹！」地一聲，電梯忽然停了下來，而我反射性地向後跳開一步靠在電梯內側，一張手才發現，那一瞬間我竟然出了一身的汗。

「別……別開這種玩笑好不好？」我對她說。

「到了呦！」她笑著說。

我看了看上方顯示的數字，忽然有種極不舒服的感覺。

「這……這是六十六樓耶，我們的權限不可能在這裡……」

我的話沒說完，電梯門就毫無預警地開了！

門外一片漆黑，我看看開著的電梯門，又看看 Maggie，身個人貼在電梯角落裡，嘴巴張得大大地發不出聲音來。

「到了啊。」她說起來好像公車到站了一樣。

我搖搖頭。

「過來看看嘛，這是你的機會啊。」她甜甜地笑了起來，像遊覽車上介紹景點的小姐一樣：「不看很可惜喲！」

我還是搖頭，並且感覺到自己背上的汗正一滴滴往下淌，然而我的腳卻開始移動了起來，我的視線也不由自主地移向門外，那裡有什麼東西吸引著我去注視它。

「看一下嘛，過來啊。」她輕輕地牽著我的左手，笑嘻嘻地看著我。

她的反應太不尋常了！

我想問她到底怎麼回事，也懷疑她是不是中了什麼邪，但是我一直沒辦法把注意力從門外的黑暗中移開。那個像深海一般巨大而厚重的黑暗。

「現在輪到你了，我上次也來過這裡的。」她說，但是她的聲音像是從收訊不良的收音機那頭傳過來一樣飄忽。

我的眼睛終於適應了黑暗，那裡面並沒有什麼東西。那不是抽象的黑暗，而是一個很大的天井，隱約看得到有樑柱和鋼架，還有一些可能是管線的東西，看起來像是大樓的內部。然而樓層顯示的數字是六十六，我們在頂樓，照理說往上便是屋頂，這天井卻上下都見不著底。

「對……來啊……沒有什麼……」她在一旁說著什麼，但是我根本沒有聽進去。我只有強烈的欲望

想要走過去看清楚那個天井。

我知道我應該去按電梯的按鈕，看看能否回到一樓，或至少把門關起來，但我只是一直移動我的腳往電梯門靠近，往那個深不見底的天井靠近。

「過來啊……」我分不清是 Maggie 還是誰在對我說話，聲音不像從旁邊來的，也不像天井裡傳出來的聲音，倒像是我自己的腦袋在說話。

還是根本就是我自己再說話呢？

忽然，我的身體劇烈地一晃，我意識有人在推我，立刻伸手向兩旁尋找可以支撐的東西，就在右手扶上電梯門框的同時，我一回神發現自己的腳已經踏在天井邊緣了。

「啊！」

我嚇了一跳，立刻向後退回電梯裡，也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 Maggie 的臉出現在我面前。

她看著我，似乎有一點驚訝，又似乎在笑，唇微微張著，正要吐出一個字音來，還有幾絲沒有紮好的頭髮垂在額前、眼前，幾乎要碰到她的眼睛。她或許正要眨一下眼睛，再不然就要撥一下頭髮，不過什麼都來不及了，就連眼睛都來不及眨。

她的臉、她的髮、她的身體、她的聲音，輕輕地「啊」一聲就全部消失在天井深處。

我坐在電梯裡，看著那看不見的天井的底發呆。當我意識到要伸出手去試著拉住她時已經來不及了。她就像被吸收了一般掉了進去。就在我的面前，掉進了也許是六十六層樓深的天井底下。

剛才那對天井一探究竟的強烈欲望已經蕩然無存。我坐在地上，挪回電梯的角落，而電梯的門也自己關了起來，開始緩緩下降。

那時候是她在後面推我嗎？為什麼？我們被催眠了嗎？她是不是知道什麼秘密？那個天井到底是什麼地方？她死了嗎？她真的從那裡摔下去了嗎？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電梯降到三十幾層的時候，我才慢慢地站起來，按了一樓的按鈕。

這是一場夢嗎？

我開始吸著鼻子哭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確定我是否為了Maggie的死而哭，我也不確定我是被嚇哭的還是什麼別的，也許只是很想離開這該死的慢得像是永遠到不了盡頭的電梯。但是如果是擔心能否離開的話，我應該會慌張而不是哭泣吧？

或者我其實是覺得委屈，委屈得快要死掉，委屈得想要這一切從未發生，想要不講任何道理的哭一場吧。

終於在過了不知道幾分鐘之後，電梯順利地到達了一樓。

門打開之後，我還謹慎地確認了一下地面踏不踏實。當我察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一樓大廳之後，我再也撐不住，兩腿一軟就跌坐在地上，就這樣抱著膝蓋放聲哭了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之後的幾十分鐘，大廳沒有半個人經過。這棟大樓有智慧型保全管制，警衛原本就只會警衛室裡監控，但是平常夜裡總有加班的人回家或外出的，這時候一個人也沒有。

就這樣，我一個人在大廳中央坐著哭到累了為止。

就這樣了吧。

我想，管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下班了。而且我再也不要回來了！

我站起來，擦乾了眼淚，看看手錶，已經是兩點多了。我不確定今天回家能否睡著，但是我可以確

定我不想再踏進這棟大樓一步。

就在我轉身要離開的時候，我對面的電梯門「噹」地一聲打開了。我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電著一樣彈了起來。

電梯裡走出來的是 Maggie。她全身衣物撕裂得不成型，白色的襯衫敞開來染上大片鮮血，內衣扯斷了只剩下一邊，短裙不見了蹤影，絲襪則撕爛成破片，然而裸露出來的身體卻連乾乾淨淨一點疤痕都沒有。

她見到我，轉動了一下脖子，發出很大的喀喀聲響，冷冷地瞪著我說：「大好的機會給你也是浪費！」我一點都不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轉身拔腿就跑。

九

回家以後我一直沉陷在昏睡中。有時候我可以意識到旁邊有人在照顧我，幫我擦汗什麼的；有時也似乎會聽到母親和姐姐在床邊說話的聲音，不知談些什麼。男人的聲音則分不清是父親還是二叔，有時甚至像是死去的弟弟。

我可以感覺得到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因此我知道已經過了好幾天。我也知道有人用吸管餵我流質食物。我可以吞嚥食物，連味道都嘗得出來，但就是無法張開眼睛，也開不了口。

然而有些時候的意識則是混沌一團，像煮得太久的粥一般，什麼也分不出來，當然我也不知道這種時候到底有多久。

昏睡期間我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夢，全都是公司的事。企劃案、開會、吸煙室、電梯、大廳、阿光、昌哥、Maggie、其他許多熟的和不太熟的同事、桌上的耳機孔、廣播裡的音樂、早操、那些傳說的故事、沒有盡頭的天井、佈滿血跡般磚紅色的巨大辦公大樓……什麼都有，但全都糊在一起，什麼也分不出來，就這樣一直做著夢。

直到某天下午，忽然像是有人在我耳朵裡插進一把鑰匙發動了裡面的引擎一樣，我張開眼睛醒了過來。

我一直以為我在家裡休養，但不是。
是醫院嗎？

我懷疑，但很快地發現也不是。

我躺在一張鋪著酒紅色絲綢的大得像一艘船的床上，床柱雕飾著龍紋，天花板則高得不可思議，比我所見過最大的巨蛋體育館的屋頂還要高，像是不知道要去哪裡那樣地高。

我坐起身來，發現這是一間極為富麗堂皇的豪宅，旁邊一位穿著暗紅色制服的男人，見我醒來便按了一下床頭的紅色按鈕。

「先生您醒了？覺得怎麼樣？」他溫和有禮地說。

「我……」我想說話，但是覺得嘴巴很乾。

這時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進來了。護士還拿了一杯水來給我喝，而先前那位穿制服的男人則匆匆離開。

我喝了水，讓水通過喉嚨，並且逐漸流進身體裡，試著看看這樣能不能產生一些潤滑的作用。不過

他們沒讓我做太久的實驗，醫生很熟練地為我做了檢查，量了體溫和血壓，我正想要開口問些什麼，那位制服男人就回來了。

「老爺來了。」

制服男人簡短地宣告，然後一位穿著深紅色唐裝的高瘦老人來到我床邊。

他看了我一秒鐘，然後對我說：「我是高天兆。這裡是我家，天兆國際商業中心六十六樓。」

十

飽餐一頓之後，高爺在宴客廳親自說明了這一切。

「我已經離不開這棟大樓了。」他說：「我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當我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原本我是這棟大樓的主人，可是現在已經反過來了。」

「我可以先問另外一個問題嗎？」

不知道為什麼，原本莫名其妙地回到這棟大樓裡面，而且還是我根本不可能會到達的六十六樓，和近年來幾乎沒什麼人見過的高爺面對面坐著，我應該要害怕、擔心、恐懼、不安，應該要嚇得要死，但是我卻感到出奇的平靜。

「問吧。」高爺說。

「我是怎麼到這裡來的？」

「三天前，你自己搭著電梯上來的。當時你意識不清，電梯門一打開你就倒在門口。」

「那麼，我昏睡了很久？」

「你在到我這裡之前就已經陷入昏睡了吧？」高爺反問我。

「我記得我上次離開公司回家之後就病倒了。」

「那麼應該是兩個禮拜。」

「那麼久了？」

「我原本以為你不會活著回來了。」高爺說。

「為什麼？」

「那就是我打算要告訴你的。」他說著點起了煙斗來抽…「要抽嗎？」

他另外拿了一隻雪茄給我，我接了過來，點了老半天才點著。

「我想你可能聽過一些關於這棟大樓的傳奇故事。什麼樓房會長高，半夜會聽到奇怪的聲音，有些房間不知道是用來做什麼的，或是大樓裡面有異樣的空間之類的。」

「我不但聽說過，而且已經遇到過了。」

「我知道，這棟大樓是我親自監督建造的。雖然它已經不聽我的了，但它知道的事，我也知道。」

「這棟大樓，是個活的東西？」我試探著問。

「可以這麼說，要看你怎麼解釋。它是個生物嗎？不，應該不是，它仍然是鋼筋水泥的，它沒有血液和細胞，只有電線和水管；它是活的嗎？我想是，它有它自己的意識，而且它也有自己的企圖。它想要我們為它工作，對它忠誠，把自己奉獻給它。」高爺說著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煙。

「怎麼發生的？是什麼……魔法？密術？靈異事件？」我其實已經知道可能會聽到這樣的事，但還

是覺得難以想像。

「我不能解釋，我只知道發生了什麼。這棟大樓會製造我們對它的依賴感，你在裡面待得越久就越明顯，通常超過半年就再也離不開它了。我待了四十年，現在已經一步都走不出去了。」

「為什麼？」

「它需要我們。我想它是靠我們在這裡提供自己的生命力來當做像是能源一樣的東西。」

「我也聽說過這樣的說法。」我想起那些傳聞。

「這也是個推測，不過大概就是這樣。」

「那它為什麼需要我們提供……能源？」

「它需要壯大自己啊。那個大樓會生長出新的空間的傳說也是真的，而且越高的樓層越明顯。下層的辦公室會慢慢地長出新的隔間來，這裡是頂樓，不但會長大，還會長高。你看這個屋頂，原本只有挑高九米的，現在我已經不知道它有多高了。」他說著仰起頭來吐了個煙圈，那煙圈升了上去，消失在像夜空一般的屋子裡。

「那麼天井又是怎麼回事？」

「我打個比方，雖然這樣說感覺上挺噁心的，我想那是它的消化器官。」

「消化器官？」我不禁皺起了眉頭來露出嫌惡的表情。

「其實也沒有那麼恐怖，我自己就會經從那裡跳下去過上百次！」

「什……什麼？」我不由自主地往後移動了一下。

「哈哈……」高爺笑了起來：「我還活著嗎？你一定會這樣想，我以前也想過這個問題。不過這是不

會有答案的。事實上，跳下去一點感覺也沒有，就像打瞌睡一樣。你進了電梯，電梯一直上升，然後自己打開，你看到外面黑黑的一片，然後覺得自己不小心睡著了片刻，接著你發現電梯往下降了，而自己身上的衣服變得破破爛爛，你會聞到一些腥味和灰塵的味道，然後你離開電梯，找個地方梳洗一番，就這樣。通常要經過兩、三次你才會明白，原來你跳下去過，然後你就會上癮，不停地去跳。只不過你想跳，有時候還得它等選中你才輪得到你！」

「為什麼會上癮？這聽起來像是自殺！」我忍不住稍微提高了音調。

「因為每次你跳過之後，一切就會變得一帆風順。你會升官、會賺錢、會解決困境、會覺得全身充滿精力、會覺得有如獲得重生。我想那的確是重生。我猜想，跳下去之後，它給了我一個新的身體，這算是一種交換。」

「交換？」

「我們用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它，讓它長大，它就給我們那些成就。也因此它會挑選對它夠忠誠，或是有某些它喜歡的特質的人。如果你還不夠，它會試圖改變你，等到你夠資格了，它就會召喚你為它犧牲。」

「那……這樣說來，公司裡，很多人都跳過囉？」

「嗯。新人進來後，前一個月如果不適合就會被淘汰，否則它就會開始製造這些新人的依賴性和忠誠度。大部份的人半年後就會心甘情願地跳下去，也有人兩、三個月就跳了。你到了滿一年才被它找上，因為你雖然很快地在表面上接受了它的暗示，知道要做出忠心耿耿的模樣，骨子裡卻總是在懷疑，所以它才遲遲沒有要求你的奉獻。」

「有人沒有跳的嗎？」我抱存著一線希望問他。

「有，你的主管戴世昌。另外還有幾個和他情況差不多的，他們既不想投入工作，也沒有什麼企圖心，所以它不想要這些人。然而這些人也待久了，知道一些事，所以它也不想讓他們走。」

「那麼……我呢？」

「你？你現在什麼都知道了，它應該不會放你走的！就算我沒說這些也一樣，你以為你為什麼會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下還自動跑來公司？難道你是來上班的嗎？是它叫你來的啊！」

我環顧了一下這座說是宮殿一點也不為過的宴客廳，看著坐在我對面，一度被稱為亞洲巨人的高爺，卻有一種置身墓園的感覺。

「高爺，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我哪裡也去不了，你盡管問吧。」

「您跟我說這些的用意是什麼呢？」

「哈哈……我以為你永遠不會問呢！現在的情形是這樣的……你是近年來唯一一個待在這裡超過一年、到過天井卻還沒有往下跳，而且還一度離開大樓超過一個星期的人。我希望試試看，看看你有沒有辦法把這裡的故事傳出去。這地方我已經住膩了，也許這事傳開來之後，有人能從外面想辦法把我弄出去，如果真的成功，我會重賞於你！」

「你不是說這大樓不會放我走嗎？」

「當然！你只要走進電梯，它一定會再度把你載往天井。一旦你跳過了，背叛它的可能性就會大幅降低。你成功逃過一次，我不勉強你，要不要再試一次就看你自己。」

「但無論如何我都非要進電梯才能離開六十六樓不是嗎？」

「沒錯，另外一個選擇就是留在這裡當我的秘書或者助理，就和他們一樣。隨便，由你自己選擇。」我慢慢地一口一口把雪茄吸到差不多可以放棄的長度，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我知道我不可能選擇在這房子裡渡過餘生，只是不確定我要等多久才能累積足夠的勇氣踏入電梯。

「這裡想必無法對外聯絡吧。」我其實不是問他，只是對自己做個確認。

「所有的線路都是它的。」高爺說出了我預期中的答案：「你可以休息一陣子再做決定。這裡什麼都有，除了不能離開之外，倒是沒什麼好煩惱的。」

這時制服男人又出現了。

「老爺，晚餐已備，可以用餐了。」他輕聲地說完便退了出去。

「一起吃吧。」高爺說。

「不了。不是剛剛才吃過？」

「你覺得飽嗎？」高爺笑著問我。

他這麼一問我才感到奇怪。大約一兩個小時前，我才吃了相當豐盛的肋排和雞腿等食物，還喝了三大碗湯，雖然這陣子都在昏睡中，許久沒有吃下像樣的食物，飽食感也不可能這麼快就消失不見。

「在這裡的好處之一就是，你永遠吃得下美食。在這裡，你不會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高爺笑著，我卻想到一問題：這些無法離開六十六樓一步，也無法對外連絡的人，到底是怎麼得到這些食材的？該不會是這棟大樓「生」給他們的吧？那麼，這些肉真的是豬牛雞羊嗎？

我忽然感到厭惡起來。

「算了，再休息也是一樣的，我決定離開。」

高爺點點頭，站了起來。

「祝你好運。」

他主動和我握了手，然後送我到電梯門口，並且替我按了紐。

臨走前我忽然又起了個念頭，轉身過來問高爺：「您真的是高爺嗎？」

高爺先是一愣，隨即朗聲笑了起來。

「這是個好問題，哈哈！我是高天兆嗎？或者我其實就是這棟大樓呢？如果我告訴你答案，你要怎麼知道我不是在說謊呢？老弟，關於我是誰這個問題，認真起來是很難回答的，更何況現在被弄得這麼複雜！我只能告訴你，我認為我是高天兆。剩下的，就看看你有沒有本事找人來把這棟大樓拆了，也許到時候能找出答案來！哈哈……」

高爺笑聲未止，電梯就到了。

「噹！」的一聲，電梯門再一次在我面前打開。